

1943

5

斯文

半月刊

第二卷第二十四三期合刊目錄

略論文學之時義

程會昌

寓言

呂淑湘

研許齋近稿

徐復

與殷石臞書

林思進

宋史類編及宋史校注

方壯猷

中國上古史之重建

韓亦琦

思舊館圖記

童第德

壬午九日詞

龐俊等

本刊第一二卷總目

金陵大學文學院主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

畧論文學之時義

程會昌

時運推移，質文遞變。歷祀之作，不恆厥德。自來論列，不外兩端：或尋源溯流，或崇今而蔑古。文學退化與文學進化之爭以生焉。顧故論衡辨詩篇云：「論辯之辭，綜持名理，久而愈出，不專以清文貴。後生或有陵轍古人者矣。韻語代益凌遲，今遂塗地。由其發揚意氣，故成概之士諱焉。聰明思慧，去之則彌遠。」考今不如古之論，爲吾國文家之常談。惟錄杭先生此說，推本情性，視餘爲實。然亦有不然者。則以文學雖主性靈，而非此一端可盡。如陳雲論文，先辭後情，尙絮而不取悅澤，則不可以一概齊。章君文學總論篇固已舉以破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之說矣。古人雖情性繁重，而文辭美富，未必即勝後人。此其一。又喜怒哀樂，古今所同。而其所以爲感者，則視環境而異。如閔農之情，詩人共具。而古或以爲憂，今或以爲喜，今或以富歲爲賤，則其情志所託，各有攸殊，難言厚薄矣。此其二。他若文心雕龍才略篇云：「觀夫後漢之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此則景慕前修，因發不如之歎。又非不易之論也。準此知文學退化之說，未可盡信。

蓋若進化之論，則近世文家，尤多奉爲科律。考抱朴子鈞世篇曰：「尙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

三都之汪洋博富也。若夫俱論宮室，道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敬盧錡之詩，何如相如之書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古者事畢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總舉也，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此主後世之文遠於前古，又早於今人矣。然自詩騷以還，歷祀千百。軼羣絕倫之作，驚心動魄之篇，所謂江山如畫，千古常新者，何代無之？必謂後來之作，既造極峯，則前修之辭，漸淪土芥，要亦未見天地之絀也。

易下繫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文章之事，亦若是焉。知進化退化之說皆僅得一端，然後可語於通變矣。所謂文章之通變者，內則係乎情志，外則係乎體裁。老莊告退，山水方滋，此通變之係乎情志者也。六義附庸，蔚爲大國，此通變之係乎體裁者也。蓋人情每感故而喜新，文章亦歷久而生厭。當一意初用，一體初興，作者莫不矚力高衢，自致英傑。及其要害既據，奇花已開，則來者爭鋒，自難齊量。勢必別出機軸，乃可媲美前人。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也。情志之殊，千變萬化。通變之數，未可縷言。若體裁之變，則以顧寧人魚里堂二君之言爲最明切。顧氏曰知

錄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此就詩一體言之也。焦氏易餘籥錄曰：「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則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之還其一代之所勝，然而未暇也」。此就文詞各體言之也。至情志之於體裁，其間參伍錯綜，尤極密切。故有體裁同而情志自異者：若詞有婉約豪放之別是也。有情志同而體裁各殊者，若屈子賦離騷，文公歌正氣是也。凡此之類，譬若器以貯水，此器既滿，則必注而之他。惟其具通變之功，故能玉水方流，漩源圓折。亦猶琴笙悅耳，而絲竹不同。盤殮適口，而甘脆異味。故文章之道，與時遞變。惟有異同可指，更無優劣可言。此文學與時代關係之惟一通例，雖百世可知也。

抑更有進者：學術源流，繫乎國族史實。前有所受，後有所授。其中因革之數，損益之端，皆昭昭然在人耳目。而今人

寓言

「寓言」之名，始見於莊子。莊生之言曰：「寓言十九，藉外論之。」是則所包甚廣，一切引喻爲說者皆可當之，非必今之所謂「寓言」也。今世所稱「寓言」爲民俗學題材之一類，亦文學體製之一種，英法語皆曰 *Fable*，德語曰 *Fabel*。

新 文 半 月 刊

侈言文學之時義，每多昧於史實之源流。因此一偏，是生三蔽。亦不可不知焉：誤以新舊二體不可同時，新體既出，乃力促舊體之消滅。此與民初之舊派文人抑壓新體者，至爲類似。而不知按之史實，宋詞既盛，仍有宋詩；散文大興，仍多駢儷。歷代作家之兼工數體者，尤難更僕以數。一文體之生滅，非好惡所能左右。則其蔽也愚，一也。誤以散代鴻篇，了無精義，故操觚之際，但知汲流異域，而罔采先賢。馴至出語侏離，成句破碎。不思英公譯法，仍是唐言。雖取彼長，未遺我善。豈若今之君子，數典忘祖，不符國情。則其蔽也狹，二也。誤以文體成熟，指顧可能。故摹路開疆，已自謂凌跨百代。不知靈謠雜曲，固難望柳周之項背；拜月琵琶，亦未敢洪孔之恢奇。新體之臬極，殆非所語於今日。則其蔽也妄，三也。凡斯三者，今之通病，而初學之士，患者尤多。故略陳大要，以備參考。若夫文學作品，既可影響時代；而時代潮流，亦自影響文學。此則家喻戶曉之義，無俟更贅，茲不及云。

呂叔湘

其源皆出於拉丁語之 *Fabula*。本義爲言，爲故事，其後乃限於特種型式之故事，其型式可以「伊索寓言」爲代表。其要點有三：(1) 故事中之脚色通常爲禽獸，間亦雜有草木及無生之物；(2) 此禽獸具人類之善惡德行，言語行動如人；(3) 故事

三

含教訓。當於篇末以格言式之語句揭示之。以此，寓言屬於「玄喻」(allegory)。玄喻者，體用無間，故事與教訓合而為一。如儒與忽謀報渾沌之德，為鑿七竅，七竅成而渾沌死(莊子·應帝王)。乃玄喻之體，而非寓言。寓言又異於一般之禽獸故事，曼衍之談，無意示教者固不待謂之寓言，即意在況比人事，若其行為一循禽獸之自然，而未經人化，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旁(說苑·正諫)，則亦僅為「事喻」(parable)，不隸寓言也。

今世所傳寓言，大都源出希臘與印度。希臘寓言，希西阿(Hesiod)詩中始見一二，前五世紀末漸有伊索造作寓言之說。伊索(Aesop)者，見於希羅多德(Herodotus)史書，謂為富家奴，生當前六世紀之初(約650—550 B.C.)。亞里斯多芬及蘇格拉底皆道及其名，蘇格拉底繫獄待決，猶以詩句述其寓言數則。此諸寓言，雖載伊索之名，自不必盡為一人所作。其始口口相傳，前四世紀末有 Demetrius Phalereus (345—335 C.)者輯為十卷。元後第一世紀時 Phaedrus 復譯為拉丁文。Demetrius 書既缺，元後三世紀初復有 Babrius 者別為輯集。今所傳者皆據 Phaedrus 及 Babrius 二氏書轉譯寫而復微有綴附者也。

寓言之在印度，始見於「奧義書」(Upanishads)，云諸天垂迹，幻為禽獸，作諸行事，啓發人間。佛教既興，亦多採入「本生故事」(Jataka，元前三世紀頃)，述事既終，以一偈發明主旨，體製已甚完備；自餘雜入諸經，亦復不少。漸有輯為專集者，如中土所譯「百喻」諸經皆是。聖典而外，史

詩如「摩訶羅多」(Mahabharata)及他雜書亦往往採綴寓言，藉為譬說之資。元後三世紀中有大結集，曰「五卷書」(Panchatantra)，後三百年復譯為古波斯文。其後兩本皆佚，惟八世紀中有 Ibn al Munkafī 者會譯波斯文本譯為亞刺伯文，題曰 Kalilah wa Dimna，流傳甚廣，有波斯、土耳其、蒙古、馬來、希伯來諸種文字譯本，十三世紀中復有自希伯來文譯為拉丁文者，為西歐多種譯本所自出。亞刺伯文本或冠以序言，云是印度賢人 Bidpa 所造，Bidpa 之名遂流播中世歐洲，與伊索相輝映。其在印度本土，則漸復有人重輯，仍「五卷書」之舊名，復有節本曰「利德示教」(Nirodadhara)，皆存，而後者流傳尤廣。

希臘與印度之寓言多有雷同。伊索寓言之見於本生故事者，如「狼與鶴」，「驢蒙獅皮」，「禿髮與蠅」，「狼與羊」，「狐與烏」，「生金蛋之鵝」等不下十數事；見於「摩訶羅多」及諸寓言書者，如「橡樹與蘆葦」，「腹與四肢」，「獅與鼠」，「石瓶與瓦瓶」亦多有其例。寓言之始既為口誦，自不能執著錄之先後而定其源流，學者惟有就內容勘校，而結論亦復紛紜，大致主印度為古者近是(如 Joseph Jacobs 於 Fairy of Aesopian Fables, 1889 所論)。近來復有倡中東起源說者(如 A. H. Krapp 於 The Science of Folk-lore, 1900 所云)，而文獻無徵，難為定論也。

伊索寓言既盛行於歐洲，各國文人多有倣作，其尤著者為法之拉芳丹(Jean La Fontaine, 1621—1695)。拉芳丹之「詩體寓言」(Fables Choisies mises en Vers)刊行於 1668

年。馳譽當時。至今傳誦。蓋其詩才既高。又妙解人情。十七世紀之社會。上自王侯。下逮衆庶。婉諷巧喻。了無遁形。而諷不爲虐。雖受者亦欣然樂誦焉。其後效而爲之者甚多。而往往影射譏彈。寔失風人之旨。德之勒新(Gothold E. Lessing, 1729-1781)以爲大違寓言本色。頗致詰難。其所自作。(Fabeln, 1759)一宗伊索。雖命意多有足稱。而文辭質實。讀者恆之。

二氏之外。英有 John Gay (1697-1732)。法有 Florian (1755-94) 俄有 Krylov (1768-1844)。西班牙有 Yriarte (1832-58)。皆有寓言傳世。Krylov 之作。扶發當時俄國社會之黑暗。悲憫之懷。尤有足多者。

寓言之在中國。始終未形成文章之一體。先秦諸子立說。多有引喻。雖秦半資於人事。託爲史實。而取譬禽獸。時亦有之。如鴟蚌相持(戰國策。燕策)。桃梗土偶相語(齊策)。狐假虎威(楚策)。蠶爭虎肉(韓非子。說林下)。鷓得腐鼠以嚇鷓鴣(莊子。秋水)。畫地爲井而誇海鼈(同)。皆借物喻

人。寓言本式。然載筆之人既未專爲一體。而各別流傳。亦莫或集爲一書。其後尊古之風日盛。屬文取比。多資史事。寓言之作。幾於絕響矣。

伊索之書。中世歐洲常用爲初學拉丁之階梯。其近代譯文亦仍爲各國童蒙所常讀。我國新編課本間亦掇拾其學。以供誦覽。贊賞者許爲入德之門。反對者譏爲鬻言之藪。平心論之。兩俱無當。蓋寓言起於上古。造作多出常人。所揭教訓。惟注目人間實際生活之成敗。示人處世全身之道。教以趨福避禍之方。而於仁義忠恕之至行。社會人羣之德的。闕然無聞。衡以今世之標準。其道德之作用亦殊微細。而造意之奇。可以啓發兒童之想像。談諧之趣。亦足以陶冶其性情。其可取固在此而不在于彼也。

(本文爲應「中國教育全書」之約而作。掇拾舊聞。別無新意。行文迫促。亦循辭書常例。編者索稿。聊以補白云爾。作者附識。)

研許齋近稿

蜀方言

李實蜀語。稱小兒女曰玄。玄音腰。凡幼齒字從此爲聲。俗作么誤。(李明遠蜀人。)復按說文。么。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於幾切。引申爲凡小之稱。今蜀人謂幼小皆謂之玄。如小

徐復

叔曰玄叔。小嫂曰玄嫂。幼姑曰玄姑。穉平曰玄兒皆是。

蜀人謂蠶豆曰胡豆。用蠶豆製成之醬曰胡豆瓣。復按辭雅釋草。戎菽謂之荏菽。郭璞註。即胡豆也。(蜀中廣記引郭註曰。蜀人得種於羌戎。故名。)管子。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皆卽今之蠶豆。惟胡音稍變作傳音耳。

蜀人稱傭工攜養之童曰大蠻兒。復按字當作侮。方言。賊。雨。侮。獲。奴。婢。賤稱也。侮。轉。故得假用。

蜀人謂蓋物曰冢起。復按說文。冢。覆也。莫紅切。是其義。

蜀人謂事不易治曰老火。亦用爲人狠尤劇之稱。復按字當作苛。說文。苛。尤劇也。(一切經音義引)乎哥切。俗音始讀如可耳。

蜀人稱豬血雞血曰。音如旺。復按說文。宜血也。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宜也。呼光切。

蜀人謂自作不靖曰東亂子。亦曰東禍。復按說文。東。動也。動作也。(他處多言撞。以撞從東聲也)是其義。

漢書臆解

漢書賈山傳。祝詞在前。祝願在後。師古注。謂古禮字。謂食不下也。宋祁曰。餽當作餽。復按宋說非是。體從壹聲。壹從吉聲。與餽從吉聲正合。(當係從餽吉聲。與餽從餽亥聲同。)願謂古文可從。

漢書嚴助傳。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王先謙補注曰。書其事爲監戒。復按記當假爲譏。說文。譏。誠也。此但言至今以爲誠耳。王說繳繞。未可依從。

漢書賈捐之傳。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註。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復按顏泥字義爲訓。非是。紅當假爲紅。說文。紅。陳臭米。正其義。此段王裁說。王氏未收。

字說

爾雅。倉。俞也。復按說文無倉字。(集韻。倉。古答字)今俗作答。又爲答字之形說。答訓小草。義亦未當。考知古但作合。左傳。既合而來奔。注謂合即答也。可證。倉字從合。下體從田。於義無可說。當爲囧之隸變。(思上從囧。隸變亦從田作)說文兒下說解曰。象小兒頭囧未合。則倉字從合。自會意。正爲頭囧已合之專字矣。

篇海。耍。戲也。沙下切。俗謂遊戲爲玩耍。小兒玩具曰耍貨。復按耍字不見許書。形體無可說。正字當作嫻。漢書。嫻嫻正其初義。嫻嫻體作嫻。因譌爲耍耳。章太炎先生說。

書五子之歌。顏厚有恇恇。疏謂羞不能言。心慚之狀。恇女育切。復按說文未收恇字。世俗相承多以羞字爲之。羞之本義。與恥義無當。正字當作恇。說文。恇。慚也。女育切。與恇音義正同。

唐石經。詩。鳳皇于飛。今詩則作鳳。復按古但作皇。爾雅。鳳皇。其雌皇。可證。鳳字上從几。係涉上鳳字從凡而誤增。古書多有此。(展轉作輒轉。是其例。)

尚書大傳。鼗乎鼓之。軒乎舞之。注謂鼓舞貌。鼗。鼓聲也。較央切。復按鼗字許書未收。當爲鼗字之或體。說文。鼗。鼓聲也。與鼗音義合。(古長堂音近。)

與殷石臞書

(巳卯)

林思進 山勝

前得令外舅少成先生惠札。適正試驗擾擾。遂未及作覆。心極歉歎。頃得弟書。知暑休中可以同還。則離聚不遠。深以為喜。又知近者極意於詩。此雖一技。要當從高處求之。而又必先窺見其源流。今年偶為諸生講阮亭所選古詩。猶其凡例。尚多門外之語。文章甘苦。所見容有不同。而大端則截然不可錯誤。今吾弟致力先從七律入。即昔時俗師教人之法。若鄙人持論。謂宜先肆五律。五律能工。推之七律。即無不工者。或先肆五言。五言能工。即歌行亦可放筆為之矣。蓋七律者。便於應酬成體。而求工則至不易。明七子一生專精於此。清初若

竹垞阮亭。亦是沿七子來耳。顧其末流則不免失之空架。阮翁所舉唐賢蓋是。然一舉中不過數首。故非擴以杜集。不足盡七律變化。山谷本學杜。僅得杜一體。力有不逮。遂成生硬。然未始不可以抹空滑。不必概斥之也。若曾文正論學詩當專從山谷入。則又誤矣。總之。大家名家。彼必有一種過人之處。然後可以傳之今古。故何家何體為善。何體為不善。必愛而知其惡。乃不為古人所誤。亦不為標榜者所欺也。即李杜選絕。尚宜有擇別處。况其餘耶？此舉非面論不能委曲。相晤非遙。聊復數行。印唐前亦有箋來。冗未及答。晤為致謝。

宋史類編及宋史校注

一、宋代文化之燦爛

趙宋一代三百二十餘年中。實為我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時期之一。論哲學思想。則有胡瑗。孫復。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楊時。李侗。朱熹。張栻。陸九淵。九詔等所代表的理學。論史學。則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集編年體的大成；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為史學界創新體。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為通史及制度史之鉅著；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繫年要錄。為編年體的傑作。論文學。則有歐陽修。

王安石。曾鞏。三蘇等所代表的散文；楊億。劉筠。宋庠。宋祁等所代表的四六；歐。王。蘇。軾。黃庭堅。秦觀。張耒。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所代表的詩；柳永。張先。周邦彥。辛棄疾。姜夔。吳文英。張炎。周密。朱淑貞。李清照等所代表的詞；此外長篇章回小說及雜劇院本亦皆起於此時。論美術。則有李成。范寬。董源。巨然。米芾等所代表的山水畫；李公麟。米芾等所代表的人物畫。徽宗等所代表的花鳥畫等。論科學。則有秦九詔之數學九章。首創立天元一法之名。為後世代數之學開其端。論印刷術。則有畢昇之活字排印法。

方壯猷

發明於仁宗慶曆之世；而宋代雕板印書之精且多，尤爲後世所稱。論建築學，則有李誠之營造法式，撰於哲宗時；而喻皓之木經三卷，亦爲建築家所取法。論陶瓷工藝，則有景德鎮之出品，盡美極妍；此外定汝官哥等窯，各具特色。論漆工工藝，則有嘉興的鑲金鑲銀法，吉安的螺鈿法，廣東沿海一帶的蚌蛤殼鑲嵌法等。論紡織工藝，則有定州的刻絲法，單州的薄縐法，開封的四時景等各顯異彩。論貨幣，則有北宋的交子錢引，南宋的關子，會子，公據等，爲後世紙幣的開端。論政制，則有王安石等所創的保甲、保馬、青苗，免役，均輸，市易，方田均稅，農田稅利諸法，雖曾見詆於當時，然實見稱於後世。論教育制度，則有白鹿洞，岳麓，應天，嵩陽諸書院，開後世書院講學制之先河。論社會制度，則有社倉義倉諸法，利民於百世。此外良法美意，不可勝舉。要而言之，此三百二十餘年中之文物制度，殆芒萬丈，固爲後世學界所公認也。

二、宋史之蕪陋

以如此光輝燦爛之一時代，允宜有一部組織精密，文字整潔的史書，庶足以表北一時代特殊精神，而爲後世軌範。然而宋史一書，與遼金二史同修於元末至正三年至正五年之間；其時廣東，福建，江西，河南諸省，變亂已起，且脫脫與伯顏爭奪政權，時局頗不安定；而總裁官多人，歐陽玄，張起巖，李好文，楊宗瑞，王沂，及賀惟一，鐵陸爾達世諸人，築室道謀，參手成書；潦草塞責，以致編次不當，繁簡失宜，而數量繁重，多至四百九十九卷，較其他任何正史更爲蕪雜。論表，

則僅存宗室事輯二種。論志，則僅天文，五行，律曆，地理，河渠，禮，樂，儀衛，輿服，選舉，職官，食貨，兵，刑，藝文等十五種。論本紀，則詳於北宋，而略於南宋；有當而不書者，有不當書而反書之者，有前後矛盾互異者，有舛誤書失實者。論列傳則多至一百七十七卷，正傳一千三百餘人，附傳猶不在內；有一人而立兩傳者，有實無傳而謂有傳者，有不立傳而濫立之者，有宜附見而立專傳者，有宜立傳而不立者，必有宜專傳而附見者，有附傳而毫不相涉者，有一事重見或屢見者，有數人共一事而傳文各不相及者，有生卒年壽脫落，舛誤顛倒或重複者，有世系籍貫官位重複舛誤或脫略者，種種缺點不勝枚舉。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言之詳矣。

三、重修宋史者之多

宋史之缺點既多，故其書甫出，卽爲學界所不滿。元末周以立曾有志改修而未果。明正統中，其孫周岐，欲繼先志，請於朝，英宗詔許自撰亦未果。嘉靖中，廷議重修，以禮部侍郎嚴嵩董其事，復未成書。王洙私撰宋史質一百卷，柯維騏獨成宋史新編二百卷，雖各有特點，然未能慶學界之望。其後歸有光，湯顯祖，王惟儉，顧炎武，黃宗羲，陳黃中，邵晉涵等亦各從事改修，俱未完成。而清代史學理論大師章學誠亦欲自以義例重修宋史，以明其學說之非空言，而亦未能實現，尤可深惜也。

四、宋史資料分類長編

余自民國十五年即以宋遼金元四史講授於南北各大學，迄今十有餘載，日將四史分類剪貼，混合為編，已成初稿數十鉅冊。此後並擬擴大範圍，更將宋會要稿，續通鑑長編，繫年要錄，朝野雜記，文獻通考宋代之部，子攸皇朝事實，彭百川太平通鑑統類，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黃全二氏宋元學案陸心源宋史翼等重要史料，依前所為分類，剪貼編排，合而長編。以為新史之主要資料。其次，當蒐集宋人雜記約二百種，文集約四百種，凡與上述史料有關者，分類採擇，以為新史之輔助資料。

五、宋史類編

編既成，然後仿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體例而變通之，將其中重要史料統籌分配，盡撰為表，其數可至數百，以為新史之經。

次當仿紀事本末之體而損益之，於各表之後，悉附以詳細考證，或說明，（或曰志，或曰考，）以為新史之緯。

案舊史以本紀為經，而列傳為緯，表為經而志以緯之，是可名之曰二經。二緯體。章實齋所擬之新宋史體例，亦不過欲「仍紀傳之舊，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刪書志之名」而已。

今擬將本紀列傳中之重要史料，悉銘鑄於諸表諸志之內，例如堯傳中之后妃，外戚，宗室，公主，循吏，酷吏，儒林，文苑，藝術，方技，忠義，孝友，隱逸，卓行，列女，閹宦，

佞倖，姦臣，叛臣，外國，蠻夷等等，固無不可以改編為表志者。又如帝系，三公，三師，宰相，六部，九寺，五監，三司，樞密，御史，翰林，諫官，及各地方官等亦無不可撰編為年表或類表者。顧氏春秋大事表其先專顯例也。其有如名號，爵賞，出身，官爵，生卒等項之不便入正文者，亦可見之於附註焉。

如此則紀傳之名目既廢，是可稱之為一經一緯體。以較二經二緯體之舊史，似覺更趨簡顯，或可為我國史體別開生面，奠一新基焉。

六、宋史校注

新史既成之後，舊史原列為歷代正史之一，仍不能廢，則當利用新史所得之資料，為舊史撰一詳細註釋，以便學界。是又此項工作計劃中之副產物也。

七、希望贊助

惟茲舉體大，勢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為功；而必須廣求贊助，博搜典籍，多得副手，羣策羣力，精密計劃，實以程限，或能於五年八載之後，略具端緒。將伯之呼，情非得已。倘蒙政府當軸，社會賢達，學術機關，文社團體，羣起而提倡贊助之，共襄厥成，則固非獨一身一時之榮，抑亦我中華民族文化之幸也。

中國上古史之重建

韓亦琦

(一)

已往的歷史，需要我們重新改造時，大概不出兩條途徑：第一、是新見解之成立，第二、是新材料之發見，前者屬於歷史哲學的範圍，後者屬於歷史科學的範圍。新見解成立時，使我們不得不將舊的史籍折散，重新改造，使我們對於以往的事實有一種新的認識。孔子以「正名」的見解改造以往的魯史而為春秋，就是一個好例子。司馬光把韓趙魏三家分晉以來的史實，做為一些資助天子治理國家大事的歷史教科書，所以他就把以往史籍重新改造，寫成了一部資治通鑑。自唯物史觀侵入了解史界以後，以往的歷史又要重新改造一番了。至於新材料的發見，否定了以往的記載，糾正了以往記載的錯誤，或者補充以往記載的缺陷，甚至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歷史，那麼舊史的改造，或另行建立，更成了必然的事實。王國維根據甲骨文字的記載修正了史記的殷世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近東蘇馬連人(Sumer)的文化發見，克利地(Crete)島文化，甚至整個愛琴海文化之發見，已經使寫古代近東史的人們，不得不另起爐竈。至於喜太人(Hittites)文化的發見，更能將近東有些時代和有些民族的文化關係，建立得圓滿些。

(二)

中國上古史是否需要重新建立？能不能重新建立？關於第一問題我們的答覆是正面的。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後，歷史

界也產生了一種推翻古史的思潮，他們把虛偽古史建立的過程，用一種精確的觀察，無情的與以折穿。過去的古史，無疑的，是累層擴大而建立成功的。時代愈後的書籍，記載古史愈速，愈詳。為什麼生在千百年以後的人，他們無所憑藉，比千百年前的人，甚或當時代的人知道的還要更多？這確實使人懷疑！中國以往的古史，是被摧毀了，摧毀的，的確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功勞；摧毀以後怎樣？新文化運動却無答案。所以中國古史之重新建立，在目前這一個時代，是最迫切的一種任務。

需要是一問題，能不能建立又是一問題。世界上的事情，解決而無法解決的所在多有。所以中國古史重建之能與不能，的確是一個問題。西周以前的史籍，經清代以來的學者重新審定，可靠的史料已是很少；不過詩、書、易三種而已，而書、易裏面可靠的又祇有一部分。至於汲冢周書，竹書紀年，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可靠的成分更是少了。我們切不可以為王國維利用山海經，證實了甲骨記載中殷先王亥，便認為山海經完全可靠，正如古代近東史中發掘實物，證明了蘇馬連「城市帝國」的幾個帝王，便認為帝王表(King-list)完全無誤是一樣的錯誤。雖然金文也應當作史料，但未經科學的發掘和嚴格考訂整理，用時危險極多，即使考訂正確，為數也有限。古史的材料既如此的少，重新建立當然是困難百倍。至於建立在材料上的新見解，更用不着談了。即使談也無多大價值。還不如等材料

蒐集豐富些再來談的好。

(三)

奇怪的很，我國以前古史是因累層建造說而摧毀，將來的古代信史也將因累層建造而重建。何以一個被人摧毀？一個重新建立？這關鍵就在科學的考古發掘。這門學問，若能發達新材料，不僅可以大量尋找出來，使古史之重建極爲可能，而且這些材料將愈積愈多，使後人知道古代史更詳細，更悠遠，更確切。從前人寫作古史，大都祇憑想像，所以愈後的記載說得愈古，愈詳，而破綻愈多，以致爲近人所摧毀。今後科學的考古和發掘若能發達，那麼今後他們利用類撲不破的古代實物，重建古史，古史不僅因時代愈後而愈古，愈詳，而且更確切呢！

何以見得呢？我們拿西方學術界對於古代歷史研究之發展做個例證吧。十九世紀以前，根據猶太和基督教的記載，歐洲人所能想像到的人類「有生以來的歷史」，也不過六千年。一到十八世紀末葉，巴比倫和埃及的古跡已引起歐洲人的注意。拿破崙入侵埃及，已是繪圖代埃及學 (Egyptology) 作了先鋒。英人李亦 (C. J. Birch) 和柴士葛 (Chesney) 也於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先後替蘇格蘭斯 (Tiberis) 河和幼發拉底 (Euphrates) 河兩河流域，做了些準備將來發掘的工作。十九世紀中葉，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歷史，已經使西方人知道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至少已有六千年了。人類有記載以前的歷史怎樣呢？雖然在很久以前，人們也模糊的，直覺的感到人類是經過石器而銅器而鐵器的三個階段，但很精確的對於石器

時代文化之認識，却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法人布希 (Boucher de Perthes) 經過五六年有計劃的發掘，在一八四六年寫了一部原始工藝論 (De l'industrie Primitive) 堅決的主張其所發見之石器，確爲古代人類所製造。但當時的社會還未能體會到牠的重要性，任意譏評。所以人類之了解石器文化之存在，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事。至於原人遺骨的發見和承認，那更要晚了。一八五六年，在德國萊茵蘭 (Rhine land) 的理安達河谷 (Neander valley) 發見了遠古人類的頭顱骨，當時許多人都不相信這會事，不是說這頭顱骨不是人的，就是說這是病態的，不正常的。爭論多年，未成定案。一直等到後來在比利時的斯派 (Spy)，又發見了兩個類似的頭顱骨，這才算由人們接受。其實古代人的存在，最遠也不過距今十萬年而已。上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六年發見的爪哇人骨骸，要遠在五十年前，而一九三六年發見的北京人骨骸，更遠在一百萬年前。安拿八十多年以前所發見的理安達爾人來比較，那真正是小巫見大巫。所以科學的考古發掘愈發達，我們知道以往的事愈悠遠。近百年來世界人士對於古代的認識，已經由尼羅河流域和底格達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的歷史，而上推至石器時代的文化，與遠古人類的存在。論時間已由六千年的歷史而至百萬年前了，這不能不算是進步。可是現在我們知道「百萬年」歷史的新記錄，安知不爲將來的新發見所打破？

時代愈近，不僅知道的愈悠遠，還能知道的愈詳細，就以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而論，自一八四六年布希的原始工藝論發表後，才算奠定了研究石器文化的基礎，十四年後約翰遜博考

的爵士 (Sir John Lubbock) 已能分石器文化為新舊兩期。翌年法人等編體 (由 Lartet 更飽就發見的舊石器，分為上下兩期。一八六九年，舊石器文化却細分為九期了。至於新舊兩石器時代間之插入中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前之增入曙石器時代，更為晚近之學說。時至今日，雖無定論，然時代愈近，蒐集材料愈豐，認識愈詳，越成爲「必然之事實」。

有了豐富的材料，認識當然更確切些。十九世紀的四十年度裏，前巴比倫國王薩爾岡的宮殿給發見了，亞述諸王的宮殿也隨之而出見。桑拉恰立布 (Sennacherib) 的圖書館也逃不過考古家的鐵錐。這已經相當滿足了，我們學古之幽情，其實驚奇的事後來還多着呢；在七十年度裏，英人斯密喬治已找出了基督教聖經裏的創世和洪水傳說的出處，法人德薩熱克 (D. Savzec) 更能找出巴比倫文化的來源，這可算使我們更確切的瞭解西方文化和近東古史了。至於愛琴海文化的發掘更足以說明「時代愈近認識愈確」的原則。德人施禮門 (Schliemann) 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度裏，開始發掘屈奧伊 (Troy) 邁錫尼 (Mycenae) 惕麟斯 (Tiryns) 等古城，實現了他的兒時夢想，證實了荷馬古詩中屈奧伊戰爭的實在性，但是他的認識却錯誤了。等到材料蒐集豐富，研究澈底以後，才知道他所發掘出來的九層中的第二層，不是荷馬詩中所說的屈奧伊城。真正的屈奧伊是在第六層中。以時間計算，相差竟至千年之久！現在纔算把牠認識準確了。自從這次發掘以後，古希臘文化的前驅，始爲人所注意。一八九四年英人伊閱思 (Evans) 竟在克利地島發見了這個前驅的文化。二十世紀的來臨，近東古文化的東

西兩端的連環，又因意太的發掘而發見了。不過克利地文字和喜太的象形文字，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懂得。我想再過些時還有一種文字，一定有人能把牠弄通。到那時我們對於近東古史的認識，不是比現在更確切些？

談到近東古文字的考釋，更能說明「時代愈近認識愈明」的原則。法人尚波良 (Chambullion) 於十九世紀初葉，藉羅色他石碑 (Rosetta Stone) 和妃立華表 (Phaia Obelisk) 考釋埃及，已能通讀古埃及之古文字。一八〇二年德人葛洛特芬 (Grotefend) 已能認識古波斯文的三分之一了。到了一八三五年而後，英人羅賓遜 (Rawlinson) 更藉卑希斯坦摩崖石 (Inscription of Behistun rock) 的古波斯文而認識了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喜太人的楔形文字也能認識了。不過喜太的象形文字，還在努力考釋中。克利地島文字的考釋，在上面已說過，還未開始。我想將來一定有人能夠認識這些字，對於近東古代史的了解，當然要格外確切些。

(四)

西洋學術界已能用精確的考古發掘，建立了人類的古史，和近東的古史，時代愈近，所知愈古，愈詳，愈確。我們中國能不能呢？當然能。何以見得呢？近四十年來中國學術也於無意的有意的探討中，進行了些發掘。時間雖不久，規模雖不大，工作時雖無精密的計劃，然成績已很可觀了。這些詳情和科學的考古之限制與困難，我想在另外一篇文章裏來詳詳吧。

文錄

思舊館圖記

童第德撰

鄞縣治東南行，絕東湖又四十里際奉化，一山聳然立雲表，狀如覆釜，是爲赤堇之山，縣之所由名也。山麓有谷，窈然而深藏，曰鄒谷。吾童氏世世族居於斯。全謝山黠琦享集所稱爲童谷者也，鄒溪自赤堇東來，橫其北入里許，大梅山之水入焉。復東行十餘里，亭溪自北來，過管江曲屈來會。水益大，潮汐時至，始名大嵩江，折而南二十里，逕大嵩以入於海。明之亡，全大常式躬挈妻子避地童谷，是時林閣學任先嚴，大梅杜兆禎杜英侯施仲吳宅，管江大嵩則林某居之，皆在東湖旁近數十里內。諸公時時會集，謀興復，王評事自一往來其間，與張蒼水海上之師相消息。歲丁亥，評事與至，評事投止谷中，會太常外出，太常之子北空尙少。留之宿，一飯別去，中途爲邏者所得。不屈死。太常顏所居館，曰思舊，賦詩弔之，其卒章曰，早能聽孺子，或得脫蘆中，蓋痛其遠罹此難，以爲不如是或可得免。姑作此無可奈何之詞以自解，哀之深故思之切也。其後諸公，或相繼殉國。或隱伏不出。太常亦默默不得意以老。舊志乃云館在管江。按謝山屢稱其曾祖太常公居童谷。太常自敘亦云，吾兒請評事伏山房說變，事地明白。不知舊志何由致誤，殆考之未審也。館久廢，前六七年谷中父老告余謀重修，余既贊成之，輒語龍游余越園紹宋，越園嘗任司法部次長，剛直不附權

貴人，去職。工書善繪事曰。此忠烈之遺事。吾爲子圖之。谷中八峯羅列如屏障，最著者曰冠山，以形名。蕭然一館，俛立冠山之右，林谷寂寥，煙水蒼茫。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感。余寶玩之不忍釋。自南都不守，倉皇西來，所藏圖籍率多遺棄，獨此圖無恙，益寶愛之。榮縣趙君，餘姚邵君，紹興馬君，咸爲詩詞詠其事，蓋忠義之感人疾於影響，無間於新故遠邇，故諸君樂而願爲之詞也，往者吾家懷遠先生潛深伏隲，覃志經史，謝山稱其一身繫東南百年來文獻。願先生之著述散佚不可得見，微謝山爲之表章，且溲沒於空山，人莫知之矣。是館亦東南文獻之所繫也，吾讀謝山所爲文，於明季忠臣節士稱述之不容口，雖其所服用一器物之微，亦縷縷記之而不遺，全氏之館乃在吾童氏所居谷中，有以見當時兩家相契之深，非尋常可及，館之興廢豈特一服物之足重已也。乃任其坵滅於荒煙蔓草之間，莫爲脩葺。何以對吾先正？而吾鄉今者方淪於敵，余羈旅巴蜀不得歸，羣役之披蓋渝有待，然得余君爲之圖。繪邵諸君子淋漓題詠其上。太常之感憤，評事之義烈，諸公之耿耿孤忠，或前仆後繼，九死而不悔，或潛光匿曜，克葆其貞節，數百載而後，猶凜凜如在目前，感發興起，足立頑懦，余竊不自量，自附於謝山表章忠烈之意，故爲斯文，正舊志之訛謬。傳之於世，以期他日之成。而吾童氏與全氏先世通家之誼。亦藉是得考見大略云。民國三十年十一月。

詞錄

壬午九日詞

霜花映

蔣俊

漢邊薦菊。有古人當年不盡蒼涼。輕命危闌。忘懷村酒。憑澆芒角枯腸。草堂運荒。鎮點兵占斷秋場。漫魂消舊賞林亭。喜無風雨冷游忙。砧杵萬家愁處。又空灘戰艦。暗老啼鴛。欵帽傷高。帶篋吟瘦。相逢南雁成行。怨謠自長。照翠尊終戀殘陽。渺青山鶻沒天低。幾人悲故鄉。

其二

白敦仁

莫雲斂碧。對晚英淒涼倦整危冠。塵恥虛罍。客驚秋病。今朝醉也應難。怨懷怎寬。正戰場花發霜前。更堪悲倦蝶歸來。根香空繞短籬寒。誰弔古臺殘照。賸南園一角。喚盡哀蟬。紅葉霜多。黃昏愁重。輸他淚漬塵牋。餞秋畫船。夢鱗聲猶照嬋娟。問西風暗老珍叢。幾人持淚看。

其三

陳志憲

露黃乍秀。展細眉秋娥肯作春容。風妒人歎。雨將愁至。登臨著意偏慵。勝游易終。悵百年佳會難逢。便歸來一盞淒凝。醉顏羞自擬霜紅。楓葉荻花誰主。聽秋聲一抹。落盡枯桐。天外烽高。吟邊愁障。悠悠四顧何窮。十年夢中。記舊游清淚朦朧。算天涯處處重陽。此心應許同。

其四

劉道蘇

暗風細滴。正倚樓樓淒翠露餘涼。簾外湘雲。尊前吳語。鄉愁壓滿吟觴。客懷易蒼。指遙天驚雁行。

行。望中原髮影依稀。劍南秋色斷人腸。誰憶尹娘高調。總蹙眉緩頰。負了清吭。却後湖山。夢中啼笑。人間處處滄桑。楚蘭意傷。想洞庭木葉迷茫。更何年無恙秦淮。相將一葦航。

其五

蕭熙羣

步高落帽。趁雁風地襟勝似彈冠。書卷宜人。林泉留命。生涯欲遣何難。夢遙枕寬。念昨宵清瀉簷前。正羈人酒薄衣單。劍南如許晚秋寒。探菊望江樓畔。度迴廊坐聽。病樹殘蟬。門巷無存。美人安在。空傳故井名箋。逝波過船。記往游攜手嬋娟。祇今朝有酒無花。江山爭忍看。

其六

沈祖棻

角聲乍歇。壓亂烽高樓共理吟觴。愁到囊萸。淚飄叢菊。登臨萬感殊鄉。舊游斷腸。更有誰杯酒能狂。正銷凝滿目山河。忍教風雨做重陽。淒斷十年心事。縱塵箋強拂。夢與秋涼。吳苑烟空。秦淮波老。江流不送歸航。雁鴻渺茫。歎客程空換流光。鬢茶烟鬢影蕭疏。自羞簪晚香。

其七

高文

共憐九日。送醉餘登臨且勝閒眠。蘋末風來。曲池波亂。愁聽碎玉潺湲。雨莎露蘭。繫舊情故國霜前。想臺城淨壓明湖。柳衰荷盡白鷗閒。予自旅懷多感。况黃花對酒。酒照花顛。零雨關秋。清砧催晚。輕陰慣做輕寒。有人倚闌。鬢影疏悽夢如烟。但紅迷淚眼千烽。暮笛山外山。

其八

程會昌

夜來細雨。聽亂蛩還愁消盡秋光。伴約無憑。故園何處。羈懷可奈重陽。舊情暗傷。正斷烽搖落江湘。更休題年少承平。錦鸞嬌馬冶游郎。長惜鏡中青鬢。怕星星數點。換了吳霜。仙侶爭攜。鬢等乍疊。猶餘結習難忘。漫悲異鄉。引深卮自伴寒香。待明年笑卷詩書。秣陵尋雀航。

本刊第一第二兩卷總目

創刊號

第一卷第三期

發刊詞

釋致智學

大學文學院各體文選例言

石門頌集釋

杜茶村

自怡齋詩鈔

珍應詩藁

劉國鈞

倪青原

周蔭棠

高文

余賢勳

胡俊

余賢勳

倫敦檔案局印象記

真孔子與真文化(續完)

釋語言(續完)

曹操與其時代之思想

靈瑣詞

鮮菊集詩稿序

王繩祖

周蔭棠

倪青原

劉國鈞

吳徵鏞

羅倬漢

第一卷第二期

第一卷第四期

真孔子與真文化

釋語言

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詞考

石門頌集釋(續完)

杜茶村(二續)

石齋詩鈔

百衲齋詩鈔

周蔭棠

倪青原

吳徵鏞

高文

余賢勳

高文

周蔭棠

文與意思

釋意義

親故主義

杜茶村(三續)

鳴謙室雜纂

詩錄

詞錄

劉迺敬

倪青原

韓亦琦

余賢勳

徐復

朱聲

沈祖棻

第一卷第五期

- 雜家名實辨證 程會昌
- 釋意義(續完) 倪青原
- 杜茶村(續完) 余賢勳
- 金陵方言續考 朱 濬
- 詩錄 高耀琳 羅倬漢 蕭熙羣

第一卷第六期

- 清孫馮翼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本書目鈔本跋 程會昌
- 親故主義(續完) 韓亦琦
- 健樂道中 徐益棠
- 報叔兄素絢書 戴蕃豫
- 鳴謙室雜纂 徐 復
- 詩錄 高柳橋 蕭熙羣
- 靈瑣詞 吳徵鑄

第一卷第七期

- 釋思想
- 禮器碑集釋
- 讀吳憲齋尺牘
-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發微
- 東川紀行
- 珍廬詩選
- 萬千一室詞

第一卷第八期

- 胡翔冬先生逝世紀念專刊
- 紀念翔冬先生 陳裕光
- 悼胡翔冬先生 劉國鈞
- 悼胡翔冬先生 柯象峯
- 記胡翔冬先生軼事三則 劉迺敬
- 哭「怪」師胡翔冬先生 高柳橋
- 讀自怡齋詩 高 文
- 翔師談詩述略 余賢勳
- 胡翔冬先生遺事 吳徵鑄
- 憶翔師 朱 濬
- 憶胡師翔冬 丁廷洧
- 自怡齋詩 胡翔冬先生遺著
- 輓詞錄 程 康等

第一卷第九十期

論秦疆域

答孫次舟長沙古物聞見記讀後記

釋思想(續七期)

禮器碑集釋(二續)

讀吳志齋尺牘(續完)

與周漢南論孔學書

東川紀游草(續完)

鳴謙室雜纂(四)

詩錄

詞錄

陳恭祿

商承祚

倪青原

高文

劉駿

易君左

張日寒

徐復

沈祖棻

高文

曾絨 程會昌

吳徵鏞 沈祖棻

第一卷第十二期

論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要籍

談牛津導師制度

讀宋詩精華錄

與某公論地方行政區劃書

西康甘孜行記

文錄

詞錄

殷孟倫

王繩祖

程會昌

周蔭棠

柯象峯

曾絨

沈祖棻

第一卷第十二期

論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要籍(續完)

釋思想(續完)

歷史哲學之需要

鳴謙室雜纂(五)

文錄

詩錄

殷孟倫

倪青原

劉國鈞

徐復

曾絨

蕭照華

第一卷第十三期

中國民族文學論

釋聲

清代順天府各廳州縣建置考

玉露詩離亭賦得折揚柳二首說

西康甘孜行記

詩錄

詞錄

余賈勳

朱錦江

周蔭棠

程會昌

柯象峯

李思遜

劉迺敬

第一卷第十四期

中國抗戰文學論

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

禮器碑集釋(三續)

論詞之句法

理番縣羌戎之組織與生活

詩錄

詞錄

朱聲

周蔭棠

高文

吳徵鏞

高中潤

段天炯

胡光燁

第一卷第十六期

鄭頌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

曾滌生讀書法

釋通輯(二續)

禮器碑集釋(續完)

詩錄

詞錄

程會昌

劉迺敬

倪青原

高文

喬樹樞
程康

沈祖棻

第一卷第十七十八期

論春秋時代之起讞

江蘇焦里堂先生年表

釋通輯(三續)

中國抗戰文學論(續完)

黑陶

曾滌生讀書法(二續)

閩海紀行

詩錄

詞錄

周蔭棠

范耕研

倪青原

朱聲

吳金鼎

劉迺敬

游一壽

陳延傑
朱錦江

吳徵鏞
高文

第一卷第十五期

釋通輯

中國民族文學論(續完)

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續完)

理番縣羌戎之組織與生活(續完)

詩錄

詞錄

倪青原

余賢勳

周蔭棠

高中潤

汪辟疆

喬曾劬

第一卷第十九期

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

釋邏輯(四續)

論春秋時代之起訖(續完)

會濂生讀書法(三續)

漢高君闕題詠錄

余賢勳

倪青原

周蔭棠

劉迺敬

曾絨

說史

釋邏輯(六續)

中國抗戰文學論(續完)

評人間詞話

閩淪紀行(三續)

夏廬詩鈔

誦帝堪詞

第一卷第廿一期

王繩麟

倪青原

朱聲

唐圭璋

高壽

胡光燁

劉永濟

第一卷第二十期

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

校釋廣義敘目

釋邏輯(五續)

江都焦里堂先生年表(續完)

會濂生讀書法(續完)

詩錄

詞錄

劉繼宣

程會昌

倪青原

范耕研

劉迺敬

楊白華

周厚復

春每月書王解

建安時代之人生觀

評人間詞話

釋邏輯(七續)

閩淪紀行(四續)

詩錄

詞錄

第一卷第廿二期

施之勉

劉國鈞

吳徵鎔

倪青原

饒壽

高耀琳

沈祖棻

第一卷第廿三四期

三代振濟事業

史晨前碑集釋

釋遺輯(八續)

台灣郡縣建置志自序

詩錄

詞錄

尙笏

高文

倪青原

周蔭棠

劉成禺

章美豫

沈祖棻

第二卷第二期

三國時蜀戶口之估計

陽明學管窺(續)

閩淪紀行(補二續)

釋遺輯——續歷史法

評李思純譯史學原論

詩錄

詞錄

陳恭祿

劉迺敬

游壽

倪青原

王繩祖

商衍基

朱聲

第二卷第一期

卷頭語

言「人生」——生物學觀點的解釋

陽明學管窺

龔都頌中國文學系科目表贊一詞

文心雕龍正字

詩錄

詞錄

第二卷第三期

史晨後碑集釋

中國民族學發達史略

文心雕龍正字(續)

理番小遊記

自怡齋集外詩

詞錄

高文

徐從棠

徐復

高鍾潤

胡俊遺著

楊白華

第二卷第四期

爲讀一部史書運動進一解
杜詩王原叔注辨偽
評李思純譯史學原論(續)
評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
詩錄
詞錄

第二卷第七期

周蔭棠
程會昌
王繩祖
余文豪
胡光燁
劉永濟
與人論文書
邏輯學派之分析
秦之選人
李德齋先生事略
晚清史詞
詩錄
詞錄

第二卷第五六期

余蔭霞先生逝世紀念刊

詩之情景說

余賢勳遺著

第二卷第八九期

新詩與舊詩

余賢勳遺著

中國文化之發展

讀靖節詩雜記

余賢勳遺著

論治國史之要籍

夢廬詩選

余賢勳遺著

峨眉行

夢廬詞選

余賢勳遺著

華山碑集釋

先夫磊齋先生事略

余陳澤衍

邏輯學派之分析(續)

祭夫文

余陳澤衍

楚漢之際人物與成敗

紀念文

王繩祖等

詩錄

詞錄

余陳澤衍等

詞錄

陳中凡

倪青原

施之勉

朱光潛

吳徵鎰

寄流

章美蓀

劉國鈞

蕭熙華

張目寒

高文

倪青原

游壽

程會昌

汪東

第二卷第十期

詩經談略

史料與學者

雜劇沿溯臆證

變漢之際人物與成敗(續)

詩錄

詞錄

第二卷第十二期

論以一部論語入詩

乙瑛碑集釋

符號邏輯學派

游峨眉山賦

冰虛詩稿

涉江詞

陳延傑

高文

倪青原

徐震

朱錦江

沈祖棻

第二卷第十一期

歐洲中世紀大學生生活

符號邏輯學派(續)

樂府詩中所見之民族精神

歸陽近稿

靈瑣詞鈔

詞錄

第二卷第十三期

歷史與政治

武王克殷之原因

隋唐運道

盟玉詞鈔

周蔭棠

楊邦傑

陳錫祺

高文

盧兆顯

董月庵

王繩祖

倪青原

朱澹

陳延傑

吳徵鎰

孟志孫

陳恭祿

章美孫

游壽

高文

沈尹默

第二卷第十四期

散文教學芻見

連山歸藏考

符號邏輯之派別(續)

評劉大杰魏晉思想論

涉江詞

彭 昂

高 明

倪青原

王伊同

沈 澍

第二卷第十六期

王荊公詩評

明末廣東之民族蘇人

連山歸藏考(續)

草堂詩鈔

萬千一室詞

陳延傑

盧兆麟

高 明

高 文

陳配德

第二卷第十五期

讀史運動與史地教育

孔彪碑集釋

連山歸藏考(續)

評布蘭登保從俾斯麥到世界大戰

詩錄

詞錄

程會昌

高 文

高 明

余文豪

劉操南

武西山

第二卷第十七十八期

老子政治思想新論

鄭固碑集釋

連山歸藏考(完)

開成石經公羊文字校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自序

目錄學叢考序

詩錄

詞錄

東世徵

高 文

高 明

黃有敏

羅倬漢

蕭印唐

周藝棠 程會昌

楊白華 吳徵鑄

第二卷第十九廿期

略論漢書綱領

黃侃遺著

文天祥指南錄序箋注

陳志憲

周易講錄緒說

徐震

潘君明誠傳

彭昂

文學批評原理敍

陳中凡

閒堂文錄

程會昌

詩錄

劉成禺

易君左等

涉江詞

沈祖棻

萬千一室詞

陳配德

第二卷第廿二期

謝皋羽冬青樹引補注

陳延傑

記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章莢蓀

關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方法

衛惠林

六朝人之苦悶

游壽

中國統計源流述略

蕭君石

文錄

黃焯

詩錄

黃炎培

第二卷第廿三廿四期

略論文學之時義

程會昌

寓言

呂淑湘

研許齋近稿

徐復

與殷石隱書

林思進

宋史類編及宋史校注

方壯猷

中國上古史之重建

韓亦琦

思齋館圖記

董第梅

壬午九月詞

龐俊等

本刊第一二卷總目

第二卷第廿一期

中國歷代土地稅性質之演變

爲中國史第一册答辯

毛髮與人生

莎士比亞愛神之歌序

文錄

詩錄

林蔚人

陳恭祿

徐益棠

陳中凡

汪東

陳延傑

內政部登記證字號三三八九號

本刊廣告刊例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種	封底外面	一百元	六十元	三十元
甲種	封底內面	八十元	五十元	二十五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六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附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定。
 二、凡刊登三期以上者每期按九折計算，半年以上者八折，一年以上者六折。
 三、惠登廣告請將廣告樣張連同廣告費匯寄本社。

文化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目錄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柏拉圖的文藝政策……陳銓編	我們需要文藝政策……趙友培	關於文藝政策再答辯……本社	關於中西文學對比(續)……穆	敬答梁實秋先生……穆	文化勞軍運動之我見……虞文	審評二則……陳節堅	劉仲容：實用理則學	劉奇：論理古例	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一封信……化
---------------	---------------	---------------	----------------	------------	---------------	-----------	-----------	---------	------------------

代售處：重慶各書局均有代售。每冊一元，全年十元。郵費在內。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為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詞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為限。須寫得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者，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為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本冊定價國幣二元)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場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地址：外南國學巷

經售處
 成都：春熙路開新書局、
 半邊橋街東方書局、
 絲棉街藝文書舍

重慶磁器街 中國文化服務社